事實類苑/卷3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三十四　典故沿革（二）

下一卷▶

◆詩歌賦詠（一）

范杲

藝祖收河東，凱旋，范杲叩馬進詩曰：“千里版圖來浙右，一聲金鼓下河東。”上愛慕不已，增秩賜章服。杲，魯公質之姪，好學有文，時稱高、梁、柳、范，謂高弁、梁周翰、柳開與杲也。

楊侍講

楊侍講徽之以能詩聞於祖宗朝，太宗知其名，索其所著，以百篇奏御，仍獻詩謝上，卒章曰：“少年牢落今何幸，叨遇君王問姓名。”太宗賜和，且語近臣曰：“徽之文雅可尚，操履端正”，拜禮部侍郎，選十聯寫於御屏。梁周翰貽之詩曰：“誰似金華楊學士？十聯詩在御屏中。”江行云：“犬吠竹籬沽酒客，鶴隨苔岸洗衣僧。”寒食云：“天寒酒薄難成醉，地迥臺高易斷魂。”塞上云：“戍樓煙自直，戰地雨長腥。”嘉陽川云：“青帝已教春不老，素娥何惜月長圓？”又云：“浮花水入瞿塘峽，帶雨雲歸越嶲州。”哭江為云：“廢宅寒塘水，荒墳宿草煙。”元夜云：“春歸萬年樹，月滿九重城。”

僧舍云：“偶題岩石雲生筆，閑遶庭松露濕衣。”湘江舟行云：“新霜染楓葉，皓月借蘆花。”宿東林云：“開盡菊花秋色老，落遲桐葉雨聲寒。”

王元之

王元之謫黃州也，實由宰相不說，交親無敢私見，惟竇元賓握手泣嗟於閤門，曰：“天乎！使公屢黜，豈非命耶！”士大夫高之，元之以詩謝之曰：“惟有南宮竇員外，為余垂淚閤門前。”

二

雷德驤、有終父子二人，嘗並命為江南、淮南兩路轉運使，當世榮之。王禹偁贈詩二首，其一曰：“江南江北接王畿，漕運帆檣去似飛。父子有才同富國，君王無事免宵衣。屏除姦吏魂應喪，養活疲民肉漸肥。還有文場受恩客，望塵情抱倍依依。”其二曰：“當時詞氣壓朱雲，老作皇家諫諍臣。章疏罷封無事日，朝廷猶指直言人。題詩野舘光泉石，講易秋堂動鬼神。棘寺下僚叨末路，齋心唯祝秉鴻鈞。”蓋禹偁嘗出德驤門下，而德驤深於易，而酷嗜吟詠故也。

三

王禹偁詩多紀實中的，作趙普挽詞云：“玄象中台坼，皇家上相薨。大功銘玉鉉，密事在金縢。”宋湜挽詞云：“先帝飛遐日，詞臣遇直時。柩前書顧命，筆下定洪基。”蓋普嘗密贊太祖傳位太宗，而湜為內相宿直，遇太祖升遐，是夜草遺制立太宗故也。云此事湜家亦不知，唯以公挽詞為傳信。

四

王黃州始居濟陽，父本磨家。時畢文簡公士安為州從事，元之七歲，一日代其父輸麵至公宇，立庭下，應對不懾，文簡方命諸子屬句：“鸚鵡能言寧比鳳？”文簡曰：“童子口舌喧呶，顧能對此乎？”意惡犯分而譏之。元之抗首應聲曰：“蜘蛛雖巧不如蠶。”復涵諷意報文簡，文簡嘆曰：“子精神滿腹，將且名世矣。”其後與公接武朝廷焉。

五

王元之謫黃州，有詩云：“ 又為太守黃州去，依舊郎官白髮生。 ”論詩者尚其質直。元之先謫滁州，謝上表云：“ 諸縣豐登，若無公事。一家飽煖，全荷君恩。 ”元之有畫像在滁，及歐陽尚書謫官至郡，謁畫像，取表中語為詩曰：“ 諸縣豐登少公事，一家飽煖荷君恩。 ”元之在朝，與宰相不相能，作江豚詩刺之，譏其肥大云：“ 食啗魚蝦頗肥腯。 ”又云：“ 江雲漠漠江雨來，天意為霖不干汝。 ”俗云江豚出，能致風雨也。

楊文公

楊文公初為光祿丞，太宗頗愛其才。一日，後苑賞花宴詞臣，公不得預，以詩貽諸舘職曰：“ 聞帶宮花滿鬢紅，上林絲筦侍重瞳。蓬萊咫尺無因到，始信仙凡迥不同。 ”諸公不敢匿，以詩進呈。上詰有司所以不召，左右曰：“ 以未帖職，例不得預。 ”即命直集賢院，免謝，令預晚宴，時以為榮。唐韓吏部序侯喜劉師服，與道士軒轅彌明三鼎聯句，其事頗怪，而彌明之詞，警絕遠甚，以謂非神即仙，殆非人思所能到，孫漢公以為皆退之之語也。蓋以其詞多刺譏，慮為人所訾，其傳不久，故假以神其事也。唐韓吏部另為一事，誤連於一。

二

楊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，自西崑集出，時人爭效之，詩體一變，而先生老輩患其多用故事，至於語僻難曉，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。如大年新蟬云：“ 風來玉宇烏先覺，露下金莖鶴未知 ”，雖用故事，何害為佳句也。又如：“ 峭帆橫渡官橋柳，疊鼓驚飛海岸鷗 ”，其不用故事，又豈不佳乎？蓋其雄文、博學，筆力有餘，故無施而不可，非前世號詩人者，區區於風雪草木之類，為許洞所困者也。

三

寇萊公在中書，與同列戲云：“ 水底日為天上日 ”，未有對，而楊大年適來白事，因請其對，大年應聲曰：“ 眼中人是面前人 ”，一坐稱為的對。

四

楊大年年十一，建州送入闕下，真宗親試一賦二詩，傾刻而成，上喜，令中人送中書，

俾宰臣再試。時參政李至狀云：“ 臣等今月某日入內，都知王知眷傳聖旨，押送建州十一歲習進士楊億到中書。其人來自江湖，對敭軒陛，殊無震慴，便有老成，蓋聖祚承平，神童間出也。臣亦令賦喜朝京闕詩，五言六韻，亦頃刻而就，其詩謹封進。 ” 詩內有 “ 七閩波渺邈，雙闕勢岧嶢。曉登雲外嶺，夜渡月中潮。 ” 斷句云 “ 願秉清忠節，終身立聖朝 ” 之句。

五

楊文公億，數歲未能言，一日家人抱登樓，誤觸其首，忽便言。家人驚謂曰：“ 汝既能言，能吟詩乎？ ” 曰：“ 能。 ” 遂令吟樓詩，應聲吟曰：“ 危樓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。不敢高聲語，恐驚天上人。 ” 後為天下文章宗工。

夏文莊公

夏文莊公，景德初，侍父監通州狼山鹽場，嘗登狼山，賦渡口詩曰：“ 渡口人稀黯翠烟，登臨猶喜夕陽天。殘雲右倚維陽樹，遠水南迴建鄴舡。山引亂猿啼古寺，電驅甘雨過閑田。季鷹死後無歸客，江上鱸魚不直錢。 ” 時方年十七，後之題詩，無出其右。識者以謂甘雨過閑田，雖有為霖之志，終無澤物之功。

二

夏文莊公舉制科，對策罷，方出殿門，遇楊徽之，見其年少，遽邀與語曰：“ 老夫他則不知，唯喜吟詠，願丐賢良一篇，以卜他日之志，不識可否？ ” 公援筆欣然曰：“ 殿上衮衣明日月，硯中旗影動龍蛇。縱橫禮樂三千字，獨對丹墀日未斜。 ” 楊公嘆服數四，曰：“ 真將相器也。 ”

三

景德中，夏公初授舘職，時方早秋，上多宴後庭，酒酣，遽命中使詣公索新詞。公問上在甚處，中使曰：“ 在拱宸按舞。 ” 公即抒思，立進喜遷鶯詞曰：“ 霞散綺，月沈鈎，簾捲未央樓。夜涼河漢截天流，宮闕鎖新秋。瑤階曙，金莖露，鳳髓香和雲霧。三千珠翠擁宸遊，水殿按梁州。 ” 中使入奏，上大悅。

四

夏鄭公以父歿王事，得三班差使，然自好讀書，攻為詩。一日，攜所業，伺宰相李文靖公沆退朝，拜於馬首而獻之。文靖讀其句，有“山勢蜂腰斷，溪流燕尾分”之句，深愛之，終卷皆佳句。翌日，袖詩呈真宗，及敘其死事之後，家貧，乞與換一文資，遂改潤州金壇主簿。後數年，舉制科對策庭下，有老官者前揖曰：“吾閱人多矣，視賢良他日必貴，求一詩以誌今日之事。”因以吳綾手巾展於前，鄭公乘興題曰：“簾內衮衣明黼黻，殿前旌旆雜龍蛇。縱橫落筆三千字，獨對丹墀日未斜。”是年制策高等。平生好為詩，皆有所屬，初罷樞府為南京留守時，有忌疾之者，到郡作詩曰：“造化平分荷大鈞，腰間新佩玉麒麟。南湖日夜栽桃李，准擬濉陽過十春。”又曰：“海雁橋邊春水深，略無塵土到花陰。忘機不管人知否，自有沙鷗信此心。”晚年流落，仇敵益眾，而抨彈之疏不輟上聞。因作詩送一臺官曰：“弱羽驚弦勢未安，孤飛殊不礙鴛鸞。黃金自有雙南貴，莫與遊人作彈丸。”始王沂公曾當國，鄭公為翰林學士，欲撼之，因作青州詩曰：“日上西山舞鸞鶴，波翻碧海對蛟龍。直鈎到了成何事？消得君王賜履封。”以沂公青人故也。

五

景休曰：夏竦，字子喬，父故錢氏臣，歸朝為侍禁。竦幼學於姚鉉，使為水賦，限以萬字，竦作三千字以示，鉉怒不視，曰：“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，則多矣。”竦又益之，凡得六千字，以示鉉，鉉喜曰：“可教矣。”年十七，善屬文，為時人所稱。舉進士，開封府解者百數，竦為第六，貢院時奏名第四，會其父死於邊，竦以死事者子補奉職。貢院奏竦所試賦詩，優於省元陳堯佐，以其幼，故抑之來舉，請免省試。詔許之。竦以奉職行父喪，服終，換丹陽主簿，舉賢良方正及第，拜大理評事，通判台州。秩滿，遷光祿寺丞，直史館。頃之，奉詔修史，俄知制誥，時年二十七。

陳文惠

陳文惠堯佐，端拱元年程宿下及第，止二十八人。時公兄弟先登第，舉族貧，時俱未仕，父省垂尚為小官。家極貧，魏野以詩賀之曰：“放人少處先登第，舉族貧時已受官。”

蘇東坡

慶曆中，歐陽文忠公謫守滁州，州有琅琊幽谷，山川奇麗，鳴泉飛瀑，聲若環珮，公臨聽忘歸。僧智仙作亭其上，公刻石為記，以遺州人。既去十年，太常博士沈遵，好奇之士，聞而往遊，愛其山水秀絕，以琴寫其聲，為醉翁吟，蓋官聲三疊。後會公河朔，遵援琴作之，公歌以遺遵，并為醉翁引以敍其事，然詞不主聲，為知琴者所惜。後三十餘年，公薨，遵亦歿。其廬山道人崔閑，遵客也，妙於琴理，常恨此曲無詞，乃譜其聲，請於東坡居士蘇子瞻以補其闕，然後聲詞皆備，遂為琴中絕妙，好事者爭傳之。其詞曰：“琅然清圓，誰彈響？空山無言，唯公醉中知其天。月明風露涓涓，人未眠，荷簣過山前，曰有心也哉此賢！”第二疊泛聲同此。“醉翁嘯詠，聲和流泉。醉翁去後，空有朝吟夜怨。山有時而童巔，水有時而迴川。思翁無歲年，翁今為飛仙，此意在人間，試聽徽外三兩絃。”方其補詞，閑為絃其聲，居士倚聲為詞，頃刻而就，無所點竄。遵之子為比丘，號本覺法真禪師，居士書以與之，謂曰：“二水同器，有不相入。二琴同手，有不相應。沈君信手彈琴而與泉合，居士縱筆作詞而與琴會，此必有真同者矣。”

二

張芸叟奉使大遼，宿幽州館中，有題蘇子瞻老人行於壁間者。聞范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，謂之大蘇集。子瞻名重當代，外至夷虜，亦愛服如此。芸叟題其後曰：“誰傳佳句到幽都？逢著胡兒問大蘇。”已上見澠水燕談。

李文肅

李昉再入相，以司空致仕。為詩慕白居易之淺切，所居有園林，畜五禽，皆以客為名。白鵰曰閑客，鷺曰雪客，鶴曰仙客，孔雀曰南客，鸚鵡曰隴客。昉各為詩一章，盡為客圖，傳於好事者。又慕居易西京九老之會，得宋琪等八人，皆年七十餘，時為九老會，未果而卒。

玉溪生

公嘗言，至道中，偶得玉溪生詩百餘篇，意甚愛之，而未得其深趣。咸平、景德間，因演綸之暇，徧尋前代名公詩集，觀富於才調，兼極雅麗，包蘊密緻，演繹平暢，味無窮而久愈出，鑽彌堅而酌不竭，曲盡萬態之變，精索推言之要，使學者少窺其一斑，略得其餘光，若滌腸而換骨矣。繇是孜孜求訪，凡得五七言長短韻歌行雜言共五百八十二首。唐末，浙右多得其本，故錢鄧師若水未嘗留意捃拾，纔得四百餘首。錢君舉賈誼兩句云：

“可憐半夜虛前席，不問蒼生問鬼神。”錢云：“其措意如此，後人何以企及？”余聞其所云，遂愛其詩彌篤，乃專緝綴。鹿門先生唐彥謙慕玉溪，得其清峭感愴，蓋聖人之一體也。然警之之句亦多，予數年類集，後求得薛廷珪所作序，凡得百八十二首。世俗見予愛慕二君詩什，誇傳於書林文苑，淺拙之徒，相非者甚眾。噫！大聲不入於俚耳，豈足論哉？

范文正

海陵西溪鹽場，初召呂文靖公嘗官於此，手植牡丹，有詩刻其後。范文正公亦嘗臨蒞，復題一絕云：“陽和不擇地，海角亦逢春。憶得上林邑，相看如故人。”後人以二公詩筆故，題詠極多，而花亦為人貴重，護以朱欄，不忍折。歲久盛茂，枝復數丈，每春花開數百朵，為海濱之奇觀。

二

范文正公未免乳，喪其父，隨母嫁淄州長山朱氏。既冠，文行過人，一試為南宮第一人，遂擢第。仕宦四十年，晚鎮青州，西望故居纔百餘里，以詩寄其鄉人曰：“長自一寒儒，登榮三紀餘。百花春滿路，二麥雨隨車。鼓吹迎前道，烟霞指舊廬，鄉人莫相羨，教子讀詩書。”

三

范文正公謫睦州，過嚴陵祠下，會吳俗歲祀，里巫迎神，但歌滿江紅，有：“桐江好，烟漠漠，浪似染，山如削，遶嚴陵灘畔，鷺飛魚躍”之句。公曰：“吾不善音律，撰一絕送神曰：「漢包六合網英豪，一箇冥鴻惜羽毛。世祖功臣三十六，雲臺爭似釣臺高。」”吳俗至今歌之。

四

范希文為詩，不徒然而作也，有贈釣者詩云：“江上往來人，盡愛鱸魚美。君看一葉舟，出沒風濤裏。”又觀渡詩：“一棹輕如葉，旁觀亦損神。他時在平地，無忽險中人。”率以教化為主，非獨風騷之將，抑又文之豪傑歟！

五

范文正公氣節忠勁，知無不言。仁廟朝，屢獻章疏，數見斥逐。故梅聖俞作啄木鳥詩以見意，曰：“ 啄盡林中蠹，未肯出林飛。不識黃金彈，雙翎墮落暉。 ”

張在

青州布衣張在，少能文，尤精於詩，奇蹇不偶，老死場屋。題龍興寺老栢院詩曰：“ 南鄰北舍牡丹開，年少尋芳去又迴。唯有君家老栢樹，春風恰似不曾來。 ”大為人所傳誦，故御史中丞范諷補之喜論詩，尤愛此篇，誦於文潞公。公皇祐中鎮青，詣老栢院訪在所題字，已漫滅，公惜其不傳，為大字書於西廡之壁。後三十餘年，當元豐癸亥，東平畢仲甫將叔見公于洛下，公誦在詩，囑畢往觀。畢至青訪其故處，壁已圮毀，不復可得，為刻于天宮石柱，又刊其故所題處。

僧惠崇

寇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邊探鬮分題，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，崇得池上鷺明字韻。崇默遶池邊，馳心於杳冥以搜之，自午及晡，忽以二指點空，微笑曰：“ 已得之，此篇功在明字，凡五押之，俱不倒，今方得之。 ”丞相試請口舉，崇曰：“ 照水千尋迥，棲煙一點明。 ”寇公笑曰：“ 吾之柳功在青字，已四押之，終未愜，不若且罷。 ”崇詩全篇曰：“ 雨絕方塘溢，遲徊不復驚。曝翎沙日暖，引步島風清。 ”及斷句云：“ 主人池上鳳，見爾憶蓬瀛。 ”

二

宋九釋詩，惟惠崇師絕出，嘗有“ 河分崗勢斷，春入燒痕青 ”之句，傳誦都下，藉藉喧著，餘緇遂寂寥無聞，因忌之，乃厚誣其盜。閩僧文兆以詩嘲之曰：“ 河分崗勢司空曙，春入燒痕劉長卿。不是師兄偷古句，古人詩句犯師兄。 ”

石昌言

皇祐間，舘中詩筆，石昌言楊休最得唐人風格。余嘗攜琴訪之，一詩見謝尤佳，曰：“ 鄭衛湮俗耳，正聲追不回。誰傳廣陵操？老盡嶧陽材。古意為師復，清風尋我來。幽陰

竹軒下，重約月明開。”恐遺泯，故錄焉。已上湘山野錄。

石曼卿

石曼卿，天聖、寶元間，以歌詩豪於一時，嘗於平陽會中，作代意寄尹師魯一篇，詞意深美，曰：“十年一夢空花委，依舊山河損桃李。雁聲北去燕西飛，高樓日日春風裏。眉聳石州山對起，嬌波淚落粧如洗。汾河不斷水南流，天色無情淡如水。”曼卿死後數年，故人關詠夢曼卿曰：“延年平生作詩多矣，獨嘗自以為平陽代意一篇最為得意，而世人罕稱之，能令余此詩盛傳于世，在永言耳。”詠覺後，增演其詞，隱度以入迷神引聲韻，於是天下爭歌之。他日，復夢曼卿致謝。詠字永言。

二

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，其氣貌偉然，詩格奇峭。又工於書，筆畫遒勁，體兼顏柳，為世所好。余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，曼卿為余以草書其籌筆驛詩，曼卿平生所自愛者，至今藏之，號為三絕，真余家寶也。曼卿卒後，其故人有見之者，云恍忽如夢中，言我今為仙也，所主芙蓉城。欲呼故人往遊，不得，忽然騎一素驢去如飛。後又云：降於亳州一舉子家，又呼舉子去，不得，因留詩一篇與之。余亦記舉子一聯云：“鶯聲不逐春光老，花影長隨日脚流。”鬼神仙事怪不可知，其詩頗類曼卿平生語，舉子不能道也。

趙師民

龍圖趙學士師民，以醇儒碩學，名重當世。為人沈厚端默，羣居終日，似不能言，而於文章之外，詩思尤精。如“麥天晨氣潤，槐夏午陰清”，前世名流，皆所未到也。又如“曉鶯林外千聲轉，芳草階前一尺長”，殆不類其為人矣。